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十一

順宗實錄第二

盡  
起二月  
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

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閑坊閥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歛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

子待

得

朱

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

汝尚不肯我有

女

作

死而已遂敵宦者街吏擒

以聞詔黜

此宦者

而賜農夫綃十匹然宮市亦

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

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

選寺觀

婦

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

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

以進

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

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爲累橫以取錢物至有張

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

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歐之出錢  
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  
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歐罵或時留蛇一囊爲  
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  
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媿謝求哀乃攜而去上  
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  
而行之人情大悅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  
錢物物一無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  
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  
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唐史食貨志朱泚既  
於是帝屬意聚餉

常熟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有  
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  
亞宣歙觀察使劉蕡鎮海軍節度使王緯而經  
李鋗皆微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曰羨餘而經

入益少至貞元末逐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

乃罷一有命左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

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郎執房爲副兵部郎

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

王新羅傳曰俊冕死子重興立永貞元年詔  
元季方冊命後三年使者金力奇來謝

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三月庚午朔出

後宮三百人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

士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

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  
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贊郴州別駕鄭餘慶前  
京兆尹杭州刺史韓臯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  
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身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  
令左降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謹逐者一  
去皆不復敘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贊陽城皆  
未聞於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癸酉出  
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  
門百姓相聚謹呼大喜景成詔曰檢校司空平  
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  
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

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鏗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

綜緝也音子宋切

釐治也音力之切

元臣謂杜佑重務謂度支使也

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壞杖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沉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

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初叔文旣專内外之政

與其黨謀曰當度支則國賦在手

唐志度支屬戶部掌天下賦稅計所

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度資計所

八而支調之以足及遠興中書門下議定乃奏

其後以諸行郎官判錢穀而戶部度支失其職矣通典云至德以後戎事費多劉晏以戶部侍郎勾當度支使寶應二年韓滉以宰相加度支

使自是雖無亦有它官判或云權判或云專判

可以厚給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因其權又懼

驟使重

二字皆去声讀

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

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以力部尚書判度支王紹

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爲御史中丞武

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尙元末已爲御

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魯上音

莫古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

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收文怒  
故有所授庚寅制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  
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  
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  
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  
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通典曰九  
行守其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者並無行守二字已詔曰

萬國之邦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易緯揚贊  
云震爲長男代父之位於生物之地而主其功焉此子宅於東宮蓋取諸此也所以  
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諱純順  
宗長子

也母曰莊憲皇太后王氏貞元孝友溫恭慈仁  
四年六月己亥封廣陵郡王

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  
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  
朕獲纘不繙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  
承宗廟以奉粢盛要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  
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  
陵王名從水傍享諱至冊爲皇太子始改從今  
名國史補順宗風禁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  
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絅於外殿令草立儲宮  
德音相搃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丁西吏部尚  
四字謹而呈上順宗采默之乃定

晝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

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  
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  
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  
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  
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節以待有報者云  
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一有字同餐習中矣古郢等  
心知其一不有可畏言其權勢也懼叔文執誼莫敢  
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  
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  
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

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七

新刊經進詳誥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八

順宗寶錄三

藝四月  
起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  
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  
元子廣陵王某幼挺歧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一作  
書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  
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  
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  
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

窮光纘洪業遠

一作于

十榮更恭寅畏日慎

一

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

遠廟主鬯

見賀後宗即位表

文王禮記

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

其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壯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之父子焉君子焉兩

長幼焉一人元良万國以貞壯子之謂也

漢元帝紀詔曰國之非

其尊師重傳親賢遠佞

漢元帝紀詔曰國之非將興尊師而重傳

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不承祖宗

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

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史斷日

有異說又屬頻爾皆以爲群小用事之應至將

冊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

雲見

夢雲五色祥雲

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

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戊申詔

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

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

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

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不訓謹章前式惟承

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已鬯以奉粢盛

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玄畢感慶交懷思

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

四日已後

二十四日德宗崩之明日也

至四月九日昧爽已

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

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勲兩

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

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

教諭而成德也

見賈誼傳論曉告也

給事中陸質中書舍

人崔樞

唐傳云質本名淳避

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

解釋

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叶于中並

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恤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

等六人爲郡王癸酉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  
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

舉代居州之陸澤祖文成

唐傳云深州陸澤博人祖鸞字文成

學工文辭性好談諳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

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  
知名大曆中浙東觀察裴薦之授左司禦率府

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

年回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爲

判官政授殿中侍御史

回紇傳云成功可汗遣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德

宗用辛相李涉之計詔咸安公主下嫁以嗣嗣王  
王基然爲昏禮使右僕射閼播護送薦爲判官

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回紇子薦以秘書少

監持節爲使

毗加忠身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

相骨咄祿爲可汗以使者來詔薦

持節冊拜爲毗加懷信可汗

汗

突厥可汗成之子也

還久之遷秘書監二

十一年吐蕃贊普死

吐蕃撫有群羌其俗謂

魏雄曰贊大夫曰普

以薦

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

東廸統辟吐蕃傳歸其柩

誓喻前後三使異國

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相

傳略五服圖記寓言居

錄靈怪集等景寅罷

閩中萬安藍先是福建觀察使

一無字

柳冕久不

遷欲立事跡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

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

乳化日孳音疾  
置切息蕃也

請置監

許之牧境中畜產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  
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歛百  
姓苦之遠近以爲災至是觀察閻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所殺人者五月已已  
以杭州刺史韓皋爲尚書左丞辛未以右金吾  
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  
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  
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  
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甲戌以度支郎中

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  
柵行營兵馬都度行軍司馬賜紫之亥追改爲  
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凡言檢校皆是詔除而非正命

甲申以

萬年令房啟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啟善

於叔文之黨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

文以爲容管經略使使行約之荆南授之大脫

不得荆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

宿留有待也音

潘之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

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

奔馳而往

武房宿之孫集有墓

孫

是日以郴州貟外司馬

鄭餘慶爲尚書左丞乙酉以尚書左丞韓皋爲  
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初舉自以前輩舊人  
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  
吾不能事新貴人皋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叔  
文故出之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職如故  
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官者俱文珍  
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  
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  
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即疏請不從再  
疏乃一作入許三五日至一作入翰林去學士名文

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袞笏賜登而叔文不沾  
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由是始懼以衢州別駕  
令狐峘胡官切唐史有傳爲秘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

史

唐

平至嶇爲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永補弘文生

唐志十人以皇親宰相之子爲之

炎嘗出仕氏門下託嶇以封嶇謂使者曰相公

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嶇因得以記焉

炎不意嶇賣之署名屬嶇嶇明日疏言宰相炎

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

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

可奈欲杜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

大晉十四年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嶇下二十二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薦嶇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嶇無良教勞日竊逐不得與生徒相面後十年門人田敏爲明

州刺史廩量移爲平州  
別駕數始陳謝恩之禮

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

庶子史館脩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菴爭競細

碎數侵述菴

一本不重  
長告以讓不欲爭

賜告

也泌卒賓叅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歿吉

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廩自以前輩

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首屬

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奏廩舉前刺史過失鞠

不得真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即位

以秘書少監徵未至卒廩在史館脩玄宗實錄

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

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亟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

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是月以

襄州爲襄陽府徙臨漢

一本爲襄府徙漢陽縣

於古城曰

鄧城縣

通與臨漢縣漢樊縣也

古樊城及苑水舊名安養天寶中改

漢曰臨

新刊經 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八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九

順宗寶錄第四

盡起六月

六月乙亥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妝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妝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立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寢焉由是妝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章臯之意于妝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妝文曰太

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  
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枚文怒亦將斬之而

執誼固執不可闢尚以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謗

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

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

州佐書學射

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學善騎射

一作不喜

書學射

年十七八從軍遼

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

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

詣京師至潁州界爲盜

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賊不意萬

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

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  
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  
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  
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  
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  
即提卒去止當塗當塗縣名屬高州後漢志有山耶禹會諸族之所陳

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  
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  
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  
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何比賊諸將

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sub>莫</sub>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果懼移軍上元東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楚州爲淮陰郡果爲其將康自勸勤一作所逐自勸權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代宗時河湟六鎮皆陷四年統藏陵防秋兵三万常以秋爲期故曰防秋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巳反淄青兼寢李正巳國子齋將斷江淮路

令兵守壩橋渴口

壩橋

此名渴口

渴水

口也

黃初

中

餘隻泊渴口不敢進

於統入十

獻二三無敢問

江淮進奉

奉召

刑部貞

立罷之

者常州刺史裴肅

新安案紙爲進奉

劉蕡卒于宣州

爲進奉召

刑部貞

立罷之

德宗

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渴口立馬岸上  
發進奉舶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  
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  
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  
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

市自譙循渴入淮即此也

渴音戈

音

江淮進奉

奉召

刑部貞

立罷之

德宗

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  
其名三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  
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  
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癸丑韋皋上表請  
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垍嚴綬表  
繼至悉與皋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贊兵部尚書  
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贊字敬輿吳郡人也  
唐史有傳漂陽令溫之子  
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  
幾選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翰苑集序云  
贊以書判拔

華調

渭南主薄御史府以監察陝之德

宗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

德宗幸

奉天贊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詔書一日

數十下皆出於贊贊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

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

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

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

左傳莊十一年臧文仲曰

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然商書湯誥有罪在于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

以万方

楚王

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

左傳定四年吳伐楚昭王奔走五年

夫請祭諸郊王曰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

冬秦師納之初昭王庚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

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

矣其不笑  
國也宜哉

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悛改過

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辭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回心喻言德宗從之故行在制

詔始下聞者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

其奉天政

元大赦文曰致理興化少在旌誠志已濟人不休政過朕嗣服丕構居臨万邦矢守宗社越在草莽不怠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各期有復於將來明微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

庭入致俗化於平和極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洪爾鄉士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

毒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於後康子獲贊鴻業耀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宿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潤居安志危不狃稽之難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渢靡下究情不土通事既旌闈人情疑四借殊省已遂使興文徵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

送衆庶勞止亥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  
胄衣革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沉離怨氣凝結力甲  
役不息田萊多荒蕪命峻於誅求疲頓空於杼  
抽縛至溝壑離去鄉閭里邑止墾人煙斷絕天杼  
謹於上而朕不寤人愁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  
階變興都邑乘輿肆逆滔天曾莫懼畏敢亂  
行凌逼万品失序九朝震驚上畏於祖宗下負  
於黎庶痛心顫兒罪實在余永言懼悼若墜淵  
谷賴夫天地降祐人神協謀將相竭誠瓜牙宣  
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綱將弘永圖必希新命朕  
景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若公卿百僚累抗章疏  
擬以微子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與諭耿因  
德脩省良用饗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  
之謂聖願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合  
武者所以定亂是用與豈可更  
徇群情苟胥虛美重予不德抵益懷憇自今已  
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文武神聖之号夫  
人情不常殊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秩  
罹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憚今上元統曆歲以

發生宜華紀年之号式數在宥之澤與人更始  
以答天休可歎天下敗建中五年爲興元二年

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瓜牙宣力  
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

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

知兵部侍郎

序又云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  
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

驛人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

護漂陽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

方賄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服闋後內職權知

兵部侍郎魏兄之日天子爲之興放容叔弔優

禮如禮

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寶參

深忌之贊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

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

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

唐史

德宗在東宮吳通玄與弟通微以父故得侍游及即位並召爲翰林學士與費立位贊文高有謀特爲帝器遇且更險雖有功而通玄兄弟皆以東宮恩進服而不禮見費驟擢頌媚恨費自恃慾効正矩通玄於帝前欲斥遠之通玄大怨望費與叅交惡也時叅從子申之從陽嗣虢王則之方爲金吾將軍故申介之使結通玄兄弟共危費則之飛謗云費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怒即罷叅宰相逐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則死長城驛而費遂相矣叅字時中賓誕四世孫也以貞元五年二月爲相至八年四月乙未乃罷爲郴州別駕是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費並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叅後以交結武臣帝欲殺之費雖怨叅亦以謂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司馬竟賜死于邕州

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

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

一置字選選人猥

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内外官一有貞字爲三分

字爲

三

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叅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叅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

郴州屬湖南道

德宗

常字一有

與叅言故相姜公輔罪叅漏其語叅

敗公輔

因上字一有

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

知叅洩其語怒未有

所字一有

發唐史公輔愛州德宗興元元日

年自宰相

竇密謂曰竇丞相

能爲左庶子贊之爲相公輔數求官擬官舊矣上

不悅

公輔

懼請爲

道士

它日

又言之

帝問故

公

輔

泉州別駕

遣

使賈詔至

郴州責

察

會

與奏

汴州

節度

劉士寧

遺參

金帛

若干士寧

得汴州

參處

其議士寧

嘗德之

故致

厚貳

德宗以參

得罪而以武將

交結

發怒竟致

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

由贊焉

按柳

程作上

清傳其事頗

怪以謂參自

郴州再流于

雖沒入家

一簪不

遺未達

流所

有詔自盡皆是

陸贊陷害

其後德

宗因上清言始悟殺參之誤乃下詔雪參而贊

竟以謫斥今實錄亦云議者多言參死由贊其

本此

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

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當之日陳其不

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已

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贊同職姦巧佻薄佻輕也音與贊不相能知

贊與延齡相持有間

間隙也

因盛言

贊短

按史吳通玄當

贊未相時已賜死泉州

今實錄於此乃謂盛

言贊短與翰苑集序同柳史氏之誤耶

宰

相趙憬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爲太子賓客貞元十年十二月壬戌也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無藉言其屈贊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覩苑中延齡疏言贊等失權

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  
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柰何以搖動  
群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  
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  
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贊爲忠州別  
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  
等救乃止贊之爲相當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  
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  
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  
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

贊而然

司馬溫公曰：按凡爲宰相者皆欲專權

而安肯自求夫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

而議者歸咎於贊

於贊豈人情也又贊論朝官閑貪

狀云湏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貞

致勞著思巨細經慮此乃諫德

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

贊居忠州十餘

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晉

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

方五十卷卒於

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

詔始下而城贊皆卒城字充宗北平人

唐史有傳代

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

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

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

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定之李  
涉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  
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  
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旣至諸諫官紛紛言事  
細碎無不聞達天下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  
弟半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  
者將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彊與坐輒一無上四  
字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卧客  
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去吾所得月俸汝  
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

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蓑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贊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

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日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敗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以不省其親者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言約惡家如蘿葛之寄於核也吏縱不得城家坐吏於

卷一百一十一

明與約飲泣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稅賦不登觀察使數詔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

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明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某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與處皆不要給待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甥年四十餘凝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戶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往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戊午以戶部侍郎瀋孟陽爲慶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詆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信

中人之用事者及宰相也請起故文爲相且勿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文不得其黨皆憂憚不自保还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夜忽叫曰还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小尹还故文之黨於是始去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句當百辟群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群臣望拜而已

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  
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誼譁榮  
厚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旣知內  
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  
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  
惡心腹內離外有韋皋裴垍嚴綬等牋表而中  
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  
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  
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絅衛公王  
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又下制以大

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  
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文下制吏部尚書平  
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  
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  
涕泣不答拜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  
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新刊經進詳註易纂先生外集卷第九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十

順宗實錄第五

至山陵盡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佑命烈祖誕受方國九  
聖儲祉萬邦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  
位不遑暇給而天祐匪降疾恙弗瘳將何以奉  
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咎庶尹對越上玄內  
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懼惟懷永圖一  
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  
太子某睿哲溫文和慈惠孝友之德仁愛之

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  
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  
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  
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

見永  
行

居興慶宮制勅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永貞元

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

傳歸于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

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

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委以令辰

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

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  
副使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  
在宥之澤宜啟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  
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  
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減一等又下詔曰人  
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  
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白堦通曰天子之妃謂  
之小君也周南關雎詩曰閨雎后妃之德也風  
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婦人  
焉用之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良娣良媛皆太子次  
郭國焉王氏遷宗之母王氏之號也王氏  
之號立見用墓誌銘家承茂族德冠中宮

雅修采管之規

五經要義曰古者右七人尹有女史形告之法后妃妾以禮

御于昌所文史書其美惡事無大小記以成法故備

風靜女詩曰靜女其憂熙熙我彤管有

輝光擇汝美形

皆赤管筆也

克佩姆師之訓

昏禮姆在右注

無子不嫁能以婦道教人者也襄

三十年左傳云姆文師音莫後反

自服頗藻祗

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

自服頗藻祗

長秋皇后官本秦宮將行也景帝

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

自服頗藻祗

以明繼體之

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外號位禮

亦宜之良娣可冊爲太上皇后

漢興因秦之稱

太后帝母稱太后正

嫡稱皇后庶皆稱夫人

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

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爲夫人正

一品順宗即位病已蘇頃未嘗立皇后

漢興因秦之稱

妃

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爲夫人正

一品順宗即位病已蘇頃未嘗立皇后

漢興因秦之稱

二

人自藩邸而進於太上

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宴坐外

咸使聞知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  
司戶並貞外置馳驛發遣叔文越州人以碁入  
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  
上將大論官市事妝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  
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羣  
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  
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  
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文因其黨而進交  
遊蹤跡跪袵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

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  
芻裴薛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正買得召見  
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  
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識執誼叔文  
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  
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  
朋讐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旣  
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  
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一日除數人日  
夜群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乘狎征吳人出

與上同寢夜漏里語以相戲狎也

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

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

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

昭容等

皆官者

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

錫陳諫韓賛

韓泰

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

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

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

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涕聞者咸竊笑之

其詩曰正相

祠以更尋第

官城外酒添森爽碧草自

春色滿園

黃鸝空

音一

天下計兩朝

劉備及禪

五十

蒲

開濟老臣

心出師

捷身先死

主劉備及禪

武功五

英雄矣

蒲

襟蜀相

諸葛亮

字孔明事先主

劉備及禪

三十

年

蒲

三年春

悉大衆

由斜谷

以流馬

運

揚武功

五

丈原欲進兵

定中原若

晏矣時與

魏將司馬宣

王對於渭南相持

百餘日其年八月亮卒于軍

軍退宣王按行其營曰

天下遂也

雖判兩使事未嘗

以簿書爲意

日引其黨屏人切切

細語謀奪宦

者兵以制四海之命

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

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

各以狀辭中尉

唐志中尉掌左祐神策衛兵及

八鎮兵自元以來多以領

人主且言

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收文所

奪乃大怒

從其謀五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

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宵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恂懼皇太子旣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

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聚  
有傳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

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  
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  
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  
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  
幸各以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  
誼大慙恨旣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  
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  
約爲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

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  
尚爲相當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  
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

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誼職

方觀圖

職掌方圖

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

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

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

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永貞二年正

月景成湖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

僚表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

貞二年歲次景戌正月景戊

朝皇帝臣某稽首

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

夷疆名

之極猶存乎固象豈足以表無爲之

不宰

之功然稱謂所施簡無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

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

繼玄元業續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

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慶裕格

天恩翔春風仁育群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

付神器於沖人想汾陽以高蹈

莊子曰堯見四子耕姑射之山

汾水之陽宵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然喪其天下

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  
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  
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  
執轂誓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  
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曆以播  
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  
皇當三朝獻壽之辰三朝者謂朝日之朝  
始周書洪武元年著五紀歲月日星辰舊數  
應五紀啓元之  
稱允協神休斯天下月忌之歲年也光膺徵  
申太上皇崩于興平殿年四十六遺誥

曰朕聞死生者物

先哲王明於至道

以節哀故存者不

謂之達理以貫通

朕自弱齡即敦清靜遠平

生逝者不至於甚痛

常分古

具終以安順其變

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千九族外勤於萬機間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歎疾大漸不寤不與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

國之殷續而承之不可暫闕以日易月抑惟舊  
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  
大祥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  
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  
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  
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  
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  
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  
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  
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玉卽祿爲

飾百辟卿士同力盡。恐克申送往之哀。上展事  
君之禮布告天下。明知朕懷。七月壬申葬豐陵。  
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十